

望溪文集

冊三

性理大全

望溪先生文集卷七

贈送序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冊封琉球國嗣孫尙敬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冊以行

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閒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

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小夷喁喁企瞻使節承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羨之遭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卽詩人所謂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

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矣

送王簞林南歸序

余與簞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簞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簞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簞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簞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簞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簞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暝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簞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簞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

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簞簞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閒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閒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

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矚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蚤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固而吳越淮揚閒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

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時心最悲
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怳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
事父兄而家窮空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淦陽張公招至使
院賓從雜然酣嬉聒譁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
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啓中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廠
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淦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留舍署之西
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閒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
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二故
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得歸而平生故交
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己所務者用此常以自
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
數人皆仰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
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閒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閒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

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閒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迹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旣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孰

能強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暱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尙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邪先生之歸也余在塞上留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

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閒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

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贈淳安方文翰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廝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旣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飈流餘燄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

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尙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敝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輅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己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

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卽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

所爲書兩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爲文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病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

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邈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妻子交訐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卽迴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迫欲相見一論學耳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旣皦然而不滓矣進乎